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十九

新古文辭類纂卷四十六 雜記類二

諸暨蔣瑞藻纂集

薛叔耘書沔陽陸帥失陷江寧事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三夫。以道光辛卯由監司

致大用。頗英銳。任事好談經濟。有憂戚當官之稱。亦稍結納賢

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漱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默深。上元梅

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父等。皆為所羅致。又謹事當路諸公。得

其歡心。諸公既驚歎其能。爭為揄揚。由是聲望蹕起。春倚日隆。

天下有大政益埤之。咸豐二年。粵賊出嶺嶠。越洞庭湖而北。執

張甚。陸帥時在豐工督辦河南合龍事宜。嘗從容語僕客。羣盜

弄兵。无堅不摧。然寔匙遠略。當今苦无任事者耳。因屬少疏。擬

戰守事四條以上。文宗嘉之。諭令營度。剴情如必親往扼要調

度可即酌量籌辦。不為遙制。又令分飭文武大員。于水陸要衝。節。嚴防。毋稍疏虞。陸帥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在小孤山設防。不如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上授為欽差大臣。並賞還頭品頂戴。命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甯。冬十月。陸帥由豐工還江甯。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調兵募勇。倉卒未集。上游羽書狎至。寇警日亟。乃以十二月庚寅。祀薰出師。奏偪東。由梁山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請由江蘇安徽巡撫如數酌撥。從之。先是。陸帥派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遴壽春鎮總兵恩長為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陸帥自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員弁僕客。乘舟泝江。倍道前進。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賊去武昌。盡銳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舳艫十萬。中江而下。新舊賊循兩岸夾江分馳。當是時。海內

承平久。武備弛。綠營兵尤積疲不可用。陸帥兩次所遣進防
老鼠峽之兵。皆畸零湊集。兵將不習。分數不明。既到防。檣舟江
岸。並不度地為營。自固。綠營兵于濬濠築壘。亦本非所諳。偶或
登岸操演。飾虛執以炫眾。見者皆目笑之。聞賊將至。膽寒氣索。
船已漸稀矣。乙酉夜。恩長與賊遇。麾兵進戰。中礮墮江。死。師潰。
陸帥先以十二月乙巳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已知賊奔武昌而
東。乃命遺舟上駛。逢潰卒。白恩長敗狀。以兵聞之。兇惡反棹順
流疾行。益距九江未遠也。今紀載家謂陸帥以丙辰日抵廣濟
之龍坪。不知龍坪在九江上游百餘里。賊于甲寅日已陷九江。
豈有安行兩日。不過一賊之理。此殆奏牘鋪飾之詞。非事實也。
江西巡撫張芾駐守九江。亦引軍退。賊虎九江五日。九江已空。
無人。賊无可戀。悉眾進就安慶。陸帥連小舟夜過小孤山。是時

有標兵數百。駐營山椒。安徽按察使張熙宇督砲船泊山趾。名為防守。衆固知其不足持也。然小孤山兀峙江中。歸狀為東南屏障。其峰斜對南岸彭郎磯。南寬里許。北寬半里。兩岸縱砲。均及中流。彭郎磯背倚江濱。尤宜置堅台巨砲。若使豫為措置。馮要害以格勅寇。長驅之執。即可徐籌戰守。相機截擊。而乘其敝。惟築台制砲。非經營數年。不為功。且必有精練陸軍及水師。互相聯絡。方收寔用。亡論當事者未見及此。即使知之甚明。復有其事。權才力。而賊執如潮涌。如風雨之驟至。亦斷不暇辦此。則亦不能盡為不辦者咎也。陸帥徑越小孤。不敢留標兵砲船一夕。不知所往。自是賊直躡瀕江數千里。如入無人境矣。陸帥乘肩輿過安慶城外。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陸帥馮軾搖手曰。賊執浩大。萬不可敵。蔣公趣入城同守。不旺壬戌賊陷

安慶。蔣公殉焉。甲子。陸帥至江甯。隨行僅十七人。並兩舟而已。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會城。並撤蕪湖荻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聲言將親督廣艇暨舢板船進防東西梁山。未及行。師船已不戰而退。將軍等致書趣令仍赴上游迎剿。不荅。請結營城外為犄角。亦不荅。將軍等詣商戰守。偁疾不出。凡閉閣謝客者三日。楊文定偁總督已歸。即日拜疏移守鎮江。于是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統霍隆武。布政使祈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辟寇狀。有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著交祥厚拏問。委員解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防守鎮江。祥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然驛程相距二千里。比奉詔旨。已在城將臨時矣。賊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三十餘萬石。登舟去。仍留賊守安慶。丙寅。陷太平。庚午。

臨蕪湖。福山鎮總兵陳勝光以水師迎戰蕪湖。衆潰。勝光中砲
墮江死。士申賊前隊薄江甯。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砲齊發。賊
飲軍不動。甲戌。大隊悉到。聯營二十四座。賊船自新洲大勝關
至七里洲。麇集蓬蘽。萃莫紀其數。明日。衆賊傳于城下。携具仰
攻。晨夜不息。兵民協力固守。聚寶門外米商自募練勇殺賊。
將敗矣。城上開砲助威。誤中數人。練勇駭散。祈宿藻望見憤甚。
歐血死。賊在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竄火
藥其中。二月乙酉旦。震聲訇然。地雷發。城潰。賊驟登。第二雷又
發。殪賊數百。官兵驩踊。獻馘領賞。守陴兵轉寡。賊大至。因調西
北隅防兵北鄉堵御。相持正急。別隊賊門于水西門。嗷呼衝入。
官兵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陴守御。內城又陷。死者
四萬餘人。忠勇公祥厚。果毅公霍隆堃。壯敏公福珠隆阿。皆力

戰死之。知上元縣劉同纓。公服坐堂皇。罵賊死之。前廣西巡撫
鄒鳴鶴。隨辦團防。亦死焉。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告休僑寓。從
容賦絕命詩自縊。官民被駟胥屠僇者亡祿。陸帥乘小輿往謁
將。勅。遂之十廂。遇賊。鼓刀斫之死。上命賞還籍沒家產。給卹
典贈諡。御史方俊疏論之。乃徹恤贈。仍還總督銜。江南士庶追
怨陸帥不能御賊。浮議籍。謂陸帥寔已降賊。建陽守備汪大
臣稟報大帥向忠武公。謂望見陸帥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
向公訪城中。逸出兵民。陸帥寔于城陷時被殺。劾大臣誣讎。上
官抵罪。遣戍。賊既陷江甯。居為偽都。益縱悍鄙。四出。大江南北
十餘行省。皆為之震撼。前。后。用兵。凡十二年。而始克之。嗚呼。何
其失之易。而復之難也。夫數百年一達之浩劫。若有數焉存乎
其間。或非人力所能挽回。當道咸之際。民不知兵。疆寇竊發。嶺

外其執燄忽震蕩。是時楚軍淮軍風氣未開。臺臣武臣但倚疲
竊渙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黠悍方張之寇。辟若驅羣羊。昨
餒虎。掇擣葦以燎于洪爐。至則靡耳。此由吏治剝政錮習積弊
釀于百年之間。其咎不在一人。亦非一手足所能為力。即使中
興諸賢驟直此變。亦將束手。陸帥總督四布政司。權力最廣。受
人責備亦最嚴。然總督之權。統轄綠營耳。彼圖竟營兵。按其籍
當不下十萬。而虛額頂冒去其半。守汛及武員私役再各去其
半。所以徵調半年。僅得數千人而止。此數千人者。皆未習戰陳。
遇敵輒北。不翅竟无一兵。是總督亦徒手耳。以徒手之人。責其
悍敵江東西全竟庸有濟乎。嗟摩厲天下之威柄者。負天下之
指摘者也。陸達狃于承平之時。馮藉國家寵靈。令崩風流亡。向
不濟。不悟兵事之難。須寔有厯練。更非河工諸事可比。乃欲藉

出竟御寇。塗飾庸衆耳目。上希寵眷。邀取軍符。以為榮。貿然一行。茫无布置。固无不償事之理。向使陸帥于賊未出嶺之時。預籌巨款。甄拔良將。募練一二萬人。為生力軍。以備逆勦。最為上策。然此等深識遠慮。未可以責之陸帥。且賊踪剽疾。亦實措手不及。其次則轉駐江甯。就所有之兵。與餉力。保會城。並在采石磯。東西梁山相機堵遏。但能固守一月。待向帥大軍一到。可以不陷。乃計不出此。挈數千疲弱之師。晉守隣疆。不必守之地。而于部勒之規。控阨之方。策應之機。惶狀不知為何事。躬未到防。輒已敗潰。又復倉皇退辟。窮日夜力狂奔。以為民望。至使沿江上下。將吏兵民。聞風逃徙。無一堅城。稍阻賊執。既反會城。自慙喪敗。不与將軍等會議防務。以致城中亡所適从。坐失事機。此其誤國殃民之大者也。蓋總督不出則已。既出而九江失守。惟

有駐守小孤山為死所。均之一死。較之死於江甯為愈矣。陸帥不善自為計。及既遁。逃失執。威望埽地。官民交譏。殆无一事可為。而其始則无誤於遠出也。然則人生不幸。丁多事之秋。都崇高之位。苟无弘識以慮之。毅力以居之。其不至誤全局而自蹈僇辱者幾希。

往讀左氏春秋傳暨司馬公資治通鑑。皆善惡並書功罪互見。所以示後人法戒也。近世國史立傳及私家志銘之屬。意主揄揚其賢者。而擯絕其不肖者。由是關係絕大之事。后人豈有所取法。无所取戒。余謂戒先于法。雖有志之士。抗希曩詰力補時艱。必有所戒。乃能有所法也。即如沔陽陸帥之失陷江甯。昆明何帥之失陷蘇常。皆關係時局之大者。措注一誤。萬事瓦解。貽悔亡窮。后之任大事者。皆當取以為戒。然无

甄序其大凡者再數十年則湮沒无傳矣初抵英倫使務稍閒輒追憶舊聞旁稽禡記纂厥最要以備遺忘而資攷鏡焉
自識

薛叔耘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昆明何桂清字根雲家世散甚弱冠入翰林循資八遷而至侍郎督李江蘇直粵寇倣擾江南北頗屬莫客艸疏陳兵事糾劾盡吏之退縮僨事者持論多侃々文宗奇其才氣改官浙江巡撫年未四十也撫浙數年通判徐徵忤其同官王有齡之驟遷道員訐告巡撫獎荐不公何帥奏陳顛末語稍亢激天子責之引疾罷歸已首塗矣適缺兩江總督上詢軍機大臣此官以籌餉為命脈孰能勝任者大李士彭蘊章奏倘何桂清在浙江餉徽州全軍數萬人未嘗闕乏上韙其言授

雨江總督彭相故。與何帥同年進士。何帥頗謹事之。彭相亦傾心推轂。以為夷艱。濟變英傑者。傳焉。何帥復力荐王有齡。籌餉精敏。擢江蘇布政使。由是總督藩司。呼吸一氣。攬巡撫徵餉。督吏之材。有齡愈益發舒。巡撫趙德轍不能事。移疾去。未幾。幫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梁。攻克鎮江。何帥以籌餉功。加太子少保。成豐十年春正月。張公總統諸軍。攻克九洑洲。何帥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太保。當是時。何帥涯承春倚。慨談兵。訐謨輻湊。聲譽翔洽。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天下傳何胡兩宮保云。張公既克九洑洲。進克上關下關。豕與欽差大臣江甯將劉忠壯公和春。濬濠築壘。為長圍。以困金陵。賊渠洪秀全告急于江北皖南諸巨酋。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李秀成等。秀成慄悍。不如諸賊。最後起。頗狡黠。欲披官軍之

勢。與其黨謀曰。官軍精銳。悉萃金陵。其餉源在蘇杭。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官軍內圍外御。張國梁又嘆惜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衛直擣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踉動。金陵大營。思我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掇之。我聞大營虛弱。遂剽亟擊。攔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帥悍賊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陷旌德。二月戊戌。進陷廣德。攻陷四安。防營總兵李定泰跳遁。賊由安吉武康直犯杭州。諸路同時告警。上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分大營兵勇五之二以畀之。玉良過蘇州。布政使王有齡留之二日。俾開城垣。壬戌。賊陷杭州。將軍瑞昌等退保子城。三月丁卯。玉良兵至杭州。與瑞昌內外夾擊。賊鄙寥。不耐戰。遂宵遁。官軍追復臨安。孝豐。安吉等城。何帥奏。僞玉良受有齡密計。攻復杭州。上擢有齡巡撫浙

江。己卯。和帥遣總兵熊天喜。曾秉忠。帥水陸剿。攻復長興。賊訶。知大營。留兵愈單。由浙。竟風馳而西。陳李楊諸酋。各挾全部。先。后麋至。大會于東壩。乙酉。攻建平。及東壩。皆陷之。進陷溧陽。圍。金壇。先是金陵大營兵勇七八萬人。月支餉銀五十萬兩。皆取。辦于蘇松常太及浙江之杭嘉湖甯紹諸郡。兩江總督駐常州。婢主餉事。未嘗缺乏。故能撐持八年之久。及和張二帥。益募壯。勇。增築長圍。需餉有加。浙江告警。大營分兵馳掠。驟加行費。浙江自顧不皇。餉亦不繼。糧台收款。驟絀。月短二三十萬金。何。帥馳書告和張二帥。請自右關。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頓兵。日久。將卒雖習戰事。寔以驕佚。酗酒狎伎。酣嬉亡度。月支足餉。尚不專用。及驟聞減餉事。則恨。如有失翼。長提督王浚。為。和帥所倚。把持軍政。藉執侵剋。眾情蓄憾。互相傳播。賊若來攻。

吾輩堅勿出戰。任大帥與翼長自為之。賊欲圍大營。詭若將鄉
蘇常者。以糜官軍。遣別隊由溧陽偏宜興進。竊武進之夏溪隍
里步。烽火去常州四十里。王有齡將之杭州。己丑。如常州議兵
餉事。何帥奏令會辦勅務。庚寅。有齡調駐蘇之威武振軍一千
人至。辛卯。副將周天孚由浙江帥數營至。大營新募潮勇數千。
亦至。自浙江和帥先后調防守揚州之總兵馬德昭及援浙之
參將羅希賢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壇。何帥檄令德昭等援常州。
遣天孚及潮勇往金壇。賊遁退出武進界。盡趨金壇。閏三月丁
酉。攻臨句容。自是大營後路斷矣。戊戌。張玉良全軍之常州中
涂疊接何帥檄調援大營。及抵常州。和帥連馳羽書令箭調之。
何帥曰。彼不知我欲守常州邪。留不遣。和帥復調馬德昭往援。
亦不許。己亥。羅希賢一軍自宜興至。庚子。熊天喜一軍自廣德

至。前右到郡。兵勇二萬數千人。王有齡莅官浙江。何帥如失左
右手。有齡由駙日發一書。為何帥規畫甚備。戒勿離常州一步。
且曰。鷄之妖。萬目睽。瞻大帥為進退。一搖足。則衆心瓦解。
事不可為矣。有齡蓋洞見何帥癥結而鍼砭之也。是時常州无
賊。何帥飛章報捷。奏陳常鎮軍情。凡常州宜興鎮江丹陽金
壇為路五。共需兵若干。統歸張玉良節制。自任力保蘇常。詞氣
甚壯。何帥意在擁衆自衛。蓋已置金陵大營於度外矣。辛丑。羣
賊悉詣金陵城外。進窺大營。大半多空壘。羣賊環攻。橫突死
咋不退。副帥張公澈厲將士搏戰。七晝夜。賊來益衆。餉又不繼。
外无援應。諸軍能戰者多。留駐常州。九撤而不至。戊申。甚雨。雷
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兵勇連日諜至。王浚帳下
索餉不得。則肆掠通衢。將吏不能詰。己酉夜。諸營火起。王浚部